

传统哲学生态观的运用

——论《狼图腾》中草原景观可持续设计价值

张知祺 汪维维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 本文以传统哲学生态观为研究切点, 论述了传统哲学生态观在《狼图腾》所构筑草原格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所提供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 探讨其为草原景观设计中所提供的、具有人为干预必要的设计价值, 并以此产生对草原景观设计的一系列思考, 以“天人合一”为生态中心观, 发散出对《狼图腾》中草原的“可持续性”设计价值探究。

关键词: 狼图腾; 传统哲学生态观; 景观设计; 可持续性价值

传统哲学生态观是人结合普遍的思想基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方式而构筑的思想理念, 是基于传统哲学理念与生态理念而产生的交叉性社会观念。而景观可持续性设计作为“人工与自然的生态融合”, 其内部所需的传统哲学生态观可以助推草原可持续性景观的进一步设计, 并且设计需以生态价值观指导人的行为, 进一步在可持续性发展中体现出人类精神和普遍认可的社会理念, 以此达到永续的设计价值。

当代作家姜戎创作的小说《狼图腾》便从社会问题与意识形态角度展现了草原的自然生态主题。古老的额仑草原, 是草原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规律, 不仅是每个草原人心中的生存理念, 也是他们外在行为的指导。然而, 漫长的共生关系在近代多元化诱因的介入中发生背弃, 不断膨胀的人性欲望慢慢渗透入广袤而古老的额仑草原, 直接导致草原生态的日益恶化, 草原景观的可持续性设计亟需研究。

《狼图腾》中所呈现的草原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景观设计能通过人为生态介入给予有效解决。本文所述景观的可持续性设计强调与自然资源构成保障制度, 在再设计的同时, 明确其经济性、适应性与发展性。设计本身契合《狼图腾》中草原基本现状, 融入“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生态观精神内核, 顺应“大命”包容与“小命”依附的草原生存逻辑, 而在此基础上, 后续“可持续性”设计则满足草原“有机统一”与“行为背离”的草原发展维度。草原这种具有强烈民族特色与图腾特色的地域风貌, 沐浴在古老中国以传统哲学及生态理念指导的景观造景文化下, 可

以通过设计师因地制宜的造景手法, 以此形成中华民族的个性守护与华夏共性传承的地域环境, 共同延续“狼图腾”的信仰。因此, 草原景观设计应当保留传统哲学生态观的内核, 并结合可持续性发展理念, 以传统为基, 共同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天然格局, 使得可持续性设计元素在古老草原景观中焕发出现代特色。

一、论“天人合一”：“大命”与“小命”的草原生存逻辑及景观设计

(一) 草原生存逻辑的精神内核解读

草原生存逻辑是草原民族古老生存经验下的草原传承智慧, 也是“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生态观在草原的理论原则体现。

以包顺贵开垦草原之举作为小说的草原生存逻辑探讨起始点, 引出陈阵的反对评论“朴素的草原逻辑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 从而进一步借助陈阵和毕利格的讨论阐释草原逻辑: 草与草原是大命, 其余生命是小命。大命小命却环环相扣, 共存相生, 有着千丝万缕的生态联系, 而蒙古人信奉的狼更是环与环之中地位特殊的大环。



图1 人与草原和谐共处(电影剧照)

除此之外, 小说里包顺贵带领的外来户出手抢夺狼预留来年享用的黄羊, 并捕杀维持草原运转的动物们,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狼了, 而后还有天鹅、旱獭等。此举直接割裂草原与动物们的逻辑纽带, 打破了“天人合一”的古老生态观, 违背了自然规律, 在生态景观的角度最直接的体现便是草原这“大命”的退化。黄羊皮子的倒卖与捕杀狼群, 追溯到人类增加放牧黄羊的数量, 以至黄羊数量急剧膨胀, 那么横向扩张的牧区面积

与竖向挫伤的草皮肌理间接影响其余草食动物的生存，直接导致草原的沙化。



图2 过度放牧导致部分草原出现沙化问题（作者自摄）

（二）“天人合一”传统哲学的草原景观设计运用

据此，笔者认为额仑草原景观发展模式的设计与改造就是以草原牧区的实际现状为基础，以此做出引导草原生态系统自我生存的理论景观设计。在人为控制黄羊数量的前提下，景观设计针对草原的区域功能与草原退化程度，划分生态环境治理区，秉持着“天人合一”哲学生态观与“命运相扣”的草原生存逻辑。充分依托现存退化草原的基底，以当地生态资源为依托，以科技为支撑。

从草原大命的景观设计入手，培育植物弹性肌理。在景观改造初期，推进阶段性勘察与记录的进程，对无法自主修复的草原系统人为补给能源，选择规范化、优良草种，前期人为生态介入建设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后续可逐步放开生长，回归并融合于野性。

从人本身而言，围绕限定放牧的基本流线做出前瞻性布局及后续跟进设计。针对人居区域与前场草原的弹性范围合理配置草场植物资源，一定程度上限定牧区人畜的路线，严格计算片区草场的载畜量，设计制定规范的牧区条例和实操方式，并遵循既定的条例，让人的规范行为也成为助推草原景观设计的设计元素。

二、论“可持续性”：“统一”与“个性”的草原发展维度及景观设计

（一）草原发展维度的理论关键解读

草原发展维度是亘古以来草原及其内属群体的稳定均衡发展的生态法则，是景观设计实施后能否“可持续性”延续的草原维

持理想化状况的程度。在其展现上，主要表现为设计师对生命尊严伦理维度的理解程度。这使得设计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实施部分需要因地制宜的展现。

《狼图腾》以生命力为可持续性发展论超越了对小命的礼赞，助推了生命的尊严，即扩大视角到草原发展维度的层次之中。小说在对狼的生命尊严描写中极其深刻的表现了这一点。从陈阵初步了解“大命”与“小命”，进一步对草原狼在整个“统一”中的“个性化”的存在这一身份感兴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生态实验。他这一“养狼”行为确实是持续性的，但这实属是心理上对草原发展维度的亵渎，物质上与发展维度的背离。不仅毕利格老人明确反对，而且甚至包顺贵为首的灭狼群体也对此感到不解。接连触壁的“养狼”实验使得陈阵陷入迷茫和矛盾中，他持续性、自我满足地扮演了主人翁的角色，而小狼从一开始拿的剧本就不是配合他出演的最佳配角。从草原发展维度的视域来看，陈阵与小狼的关系何尝不是人类与草原的关系呢？延申到生态实验的结局：打掉狼牙、直至亲手打死小狼，还给小狼作为草原狼应有的尊严。这持续性的生态草原维度实验，显然不是“可持续性”的生态探究。

但笔者认为可从失败的持续性养狼实验、多次与狼的交手中得到“可持续性”草原景观设计的理论依托。养狼实验中，小狼至始至终没有向陈阵低头；围杀狼群时，头狼宁可同伴咬死也不让人类灭杀狼的尊严。此处于狼而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与自由，是破釜沉舟而自救的决心。而狼围杀黄羊、冻住黄羊，毕利格这样的蒙古人取掉部分黄羊，留下狼明年初春的口粮，这一默契的草原发展维度中，却展现了互退一步的生态发展原则。



图3 过度开发草原（电影剧照）

（二）“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草原景观规划设计

那么，设计师在对现状退化草原的设计介入中，也需要考虑整体的大局观功能规划，再辅以初步细微生态培育的介入，等待草原的生态回应后，后续持续性跟进。不难看出，景观设计需要

精准的介入点才能真正具有理论化的“可持续性”。从文末额仑草原的现状来看,现代科技文明“强势”展示出的绝对个性法则远超其现有能力之外,且需要寻求快速见效的“非持续性”自由。这与统一的自然属性背驰,当人类过分的个性建立出畸形的主体地位后,自然的统一地位发生动摇,当然,现在看来,这微乎其微的动摇仍然只不过是彰显了自然仍然统一的地位。个体的绝对个性与自然的相对统一中和不了欲望的无限,故寻求“统一”与“个性”的草原发展维度的平衡点就成为景观设计介入的关键。



图4 自然肌理较为和谐的草原风貌(作者自摄)

在当代景观设计中,我们常提出“公园城市”的理论,以此为契,将《狼图腾》中展现的人居现代草原构筑为“草原城市”则具有最佳的效果呈现。草原是生态化的生存景观大环境,那么此处的“城市”指的便是具有经济适宜性、文化适应性、景观持续性的草原人居环境。

从功能分区的角度,笔者将景观分区分为局部轮牧区、围封禁牧区、沙化治理区、流动性居住区、固定化城市区。宣传区域性划区轮牧休草制,并辅助鉴定草场实际状况,以时间为基础,划分休牧期,前期需要以草原生态修复为建设中心。而对于已经逐步步入生态治理的统一的草原生态系统而言,更可统一规划设计为农、林、草、牧、副、渔这六区。减少草原腹地的产业化,必须开展产业设计生态化发展理念,实施环境友好型草原模式,在草原景观规划中增加草原可持续化与可持续性人居发展的交合点后,这时才可以考虑推广各区适宜的畜牧业、沙产业,以此构造经济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可持续性“草原发展维度”。

三、结语

契合传统哲学生态观下满足生存与发展的草原法则,在漫长的草原文明中已经逐步完善了生态的层次与结构。在《狼图腾》中所反映的生态问题中,草原“大命”已经通过狼这一图腾形

象、以及无数的“小命”发展现状告知了我们生态危机的急迫。而生态哲学观为设计指明了道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现代设计对“天人合一”的方法论重现及思想验证。

人类在各行各业都需发挥专业特长展现人类对草原的生态互助。景观设计作为生态哲学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组的最重要的生态工具,故笔者以此作为切入点解读《狼图腾》中的生态要点,并剖析后进行了生态景观专项理论化设计。在生态哲学的层面,以天人合一整体论为理论基石,从中国古老的生态智慧中获得启发深刻明确草原“大命”与众多“小命”的错综关系,形成明确的草原生存逻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以长生天作为造物者与人类作为体验者的原则上,谨遵整体“统一”与个体“个性”的内置关联,保持合理的草原发展维度。整体思想坚持古老而智慧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观,现代设计中保持“可持续性”生态景观设计的方法,那么此种生态景观设计或将成为众多当代如《狼图腾》中展现的生态现状景观改造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 [1] 姜戎.狼图腾[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 [2] 阿迪雅(Addiyasuren Mijiddorj).跨文化视域下《狼图腾》生态主题研究[D].大连外国语大学,2021.
- [3] 包丽娜.生态主义视域下的《狼图腾》批判性解读[J].电影文学,2017(17):104-106.
- [4] 李雪艳.中国传统造物工艺中的生态文化[J].民族艺术,2017(06):61-66.
- [5] 曲岩.天骄浩特旅游区景观设计[D].大连工业大学,2015.
- [6] 张占军.退化草原持续利用的经营模式研究[D].内蒙古农业大学,2009.

作者简介:

张知祺(2001-),女,蒙古族,江苏镇江人,南京林业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汪维维(1981-),女,汉族,安徽宣城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细读、生态文学、文学与图像关系等研究,系本文指导老师。